



黃大仙考

黃 兆 漢

黃大仙是香港人所共知的一位神仙，上自官紳，下至走卒，信仰崇祀他者甚衆。每逢佳節，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都湧到九龍黃大仙祠上香求神問卜，祠的通道往往因而水洩不通，附近的交通亦爲之阻滯癱瘓。至於平時假日，到祠參拜的信徒也絡繹不絕。爲甚麼香港人信仰崇祀黃大仙狂熱若此呢？一言足以蔽之：人人說他靈驗而已矣。很久以前，我便對黃大仙這位神仙發生興趣，很想對他多點了解，至少希望知道他是那個時代的神或人。隨着年歲的增長，我對這位神仙的興趣愈來愈濃了，很希望對他的歷史或傳說作一點研究，可惜因爲事忙，只好把這個念頭放下。直至最近在報章上看到黃大仙要「移民到美國去」的消息，這又重新使我提起對黃大仙研究的興趣，決意要寫一篇關於他的文章。去年（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我特地跑到九龍黃大仙祠觀光，實際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些有關黃大仙的材料。或許那天是聖誕節吧，所以到祠參拜的人不算多，正方便我到處觀看。我無意地經過一所名爲「經堂」的建築物，待要入內參觀所藏經籍之際，忽地看到一個小木牌，上面寫着「辦事處」三個字，亦注意到堂內坐着兩位人士，正在閒談。心裏想，這是一個大好機會！於是整頓衣裳，步入堂內，對其中一位較年長的道明來意。他隨手從櫃枱的抽屜裏取出一本刊物，微笑地說：「有關黃大仙的材料全部都在這裏的了。」原來這本刊物是「齋色園六十週年鑽禧紀念暨鳳鳴樓九龍壁落成揭幕典禮」的《特刊》（一九八一年）¹，圖文並茂，材料豐富，對於我的研究確有莫大幫助。這本特刊最有意思的是《赤松黃大仙師自述》一篇文字，通過它可以知道香港人所崇祀的黃大仙其人其事，並可藉此進一步考究黃大仙的行實。總之，這篇《自述》爲我的研究提供了基本上的幫助。如果沒有這篇《自述》的話，便很難

1 齋色園是香港一個慈善機構，道侶靜修之所，九龍黃大仙區的赤松黃仙祠便是它屬下的一所物業。此機構創立於1921年，至1981年正是六十週年。在這數十年內，它的祠宇園林，不斷擴張，慈善福利，教育工作，陸續推行，爲了表彰它的成就及紀念這個大好日子，又適逢興建鳳鳴樓和九龍壁落成，故此它的成員特意舉行齋色園鑽禧慶典暨鳳鳴樓及九龍壁落成揭幕典禮。這本特刊（以下簡稱《齋色園六十週年紀念特刊》）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而編成的。揭幕典禮的日子爲1981年11月26日，亦即是此特刊出版之日。



從歷史上或傳說上去追溯這位黃大仙的身世。經過兩個月來「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搜集和研究，終於掌握了頗為足夠的材料，寫成這篇文章，以償多年來的心願。

《薈色園六十週年紀念特刊》所載的《赤松黃大仙師自述》是這樣的：

予初乃牧羊之孩，牧羊於浙江金華府城北之金華山。金華之名，乃金星與婺女星爭榮，故名也。此山之北，有赤松山焉，予即居於此。此地遊人罕到，林木參差，雲霞障漫，青翠巍峨，岫深隱其中，有洞名曰金華，乃洞天福地中三十六洞之一也。予少家貧，炊糠不繼。八歲牧羊，至十五歲幸得仙翁指示，引至石室中，藥煉回生，丹成九轉；凡塵之事，一概拋閒，四十餘年。兄初起尋之，不獲；適遇道士善卜，乃得兄弟相見。兄問羊何在？予曰：「在山之東。」往視之，第見白石磊磊，而予叱石，竟成羊焉。兄從此修真，亦列仙班。予本姓黃，名初平，晉丹谿人，因隱於赤松山，故號曰赤松仙子，與前張良從遊之赤松子有異也。予不言，爾等亦莫知之，故自爲之述。²

原來香港人所熱心信仰崇祀的黃大仙就是晉代「叱石成羊」的仙人黃初平！黃初平的記載最早見於晉葛洪（288—343）編撰的《神仙傳》³，《傳》云：

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

2 《薈色園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4。

3 《神仙傳》之成書動機及經過見葛洪自撰的序文：「予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也。……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繁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關於此書的版本問題可參看清紀昀（1724—1805）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神仙傳十卷》一條：「此本爲毛晉所刊，……徵引此書，以《三國志》注爲最古，然悉與此本相合，知爲原帙。《漢魏叢書》別載一本，其文大略相同，而所載凡九十二人，核其篇第，蓋從《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成。《廣記》標題，間有舛誤，亦有與他書復見，即不引《神仙傳》者，故其本頗有譌漏，即如《盧敖若士》一條，李善注《文選》江淹《別賦》，……凡兩引之，俱稱葛洪《神仙傳》，與此本合，因《太平廣記》未引此條，《漢魏叢書》遂不載之，以證其非完本矣。」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卷28，子部，道家類，頁59（總頁3051）。又可參看日人福井康順《神仙傳考》，見《東方宗教》（日本道教學會，1951年10月），創刊號，頁1—20。此文結論略謂《神仙傳》之晉代原本已不可得見，今可得見者惟唐代以後之版本而已。據《中國叢書綜錄》（上海：中華書局，1961）《神仙傳》有十卷本、五卷本、一卷本及其他形式節本，共十七種。（冊二，頁446）。本文所用者爲《（增訂）漢魏叢書》本（明何鍾輯，清王謨增刊，清乾隆辛亥年（1791）重刊本）。

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僊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服此藥得僊者數十人。⁴

內容與《自述》大同小異。按常理，某個人的事蹟自然以他的自述較其他記載形式為可靠，可是黃大仙的《自述》却不是甚麼可靠的記載，因為它並不是黃大仙的自述，而是後世好事者根據葛洪的《神仙傳》改編過來的。它只是現代的產物，四十年代以前還未曾出現，更不要說遠溯到千多年前的晉代了。⁵

根據我的研究，有關黃大仙的最早記載應該是葛洪的《神仙傳》，故可視為最原始的材料。除此之外都是晚出的。它們或與《神仙傳》的記載相同而較為詳盡，或與《神仙傳》的記載不盡相同，這大概是由於傳說的不斷積聚或演變所致。間中亦有一些特殊原因的，如特意為了要增加一點神仙色彩，令到黃大仙儼然成為一個神仙中人。我相信《自述》中說黃大仙「藥煉回生，丹成九轉」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葛洪的《神仙傳》並無如此記載，這自然是《自述》的作者編造出來的了。

黃初平，一作皇初平。由於《神仙傳》最早的版本不可得見，故不能確知本作「黃」抑「皇」。據隋代虞世南（558—638）《北堂書鈔》⁶所引的《神仙傳》是作「黃」的，之後，唐、宋、元、明、清，以至現代的書籍文獻時有引用《神仙傳》的，「黃」、「皇」

4 《神仙傳》，卷二，頁1下—2下。

5 《齋色園六十週年紀念特刊》有齋色園董事會編纂的《齋色園年記》（1921—1981），裏面有以下的一段記載：「1943年4、5月間，接日軍地區事務所電話，着本園辦事人到區所，備問仙師修道成仙之歷史，梁鈞轉道長以《仙師自序》與之，……」（頁33）。這是《仙師自序》第一次在《齋色園年記》出現，亦即是說第一次在可考的齋色園的歷史出現。我想，若然《仙師自序》早已存在的話，不致於遲至1943年日軍「備問仙師修道成仙之歷史」才出現吧。我相信，為了應付日軍的追問，梁鈞轉等人只好求助於神仙傳記一類的書籍搜尋有關黃大仙的文字材料，終於在葛洪的《神仙傳》找到了他的傳記，但又不能原文照錄（因為既然說是《自序》，當然不能與《神仙傳》的記載完全相同的），故此略作修改，就成為這篇《自序》，即內文所引的《赤松黃大仙師自述》。

6 本文所用的《北堂書鈔》為清孔廣陶校注本（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2）。

雜用，無有定準。⁷有本作「黃」而又指出一作「皇」的；⁸有本作「皇」而又同時作「黃」的。⁹但都沒有說出原因。不知是否傳誤或另有道理。時人談到這位大仙時一般都作「黃」，只有一些辭書指出一作「皇」的。¹⁰這裏要特別指出宋代倪守約（十三世紀時人，1289年前後生存）編的《金華赤松山志》¹¹。此書雖然篇幅不大，可是大部分都是記載這位仙人的事蹟或傳說和有關的事情的，可說是有關這位仙人的最詳盡的記載，甚至可以說是特為這位仙人而編的專志。它一概作「皇初平」，沒有例外。倪守約是宋末元初人，他應當看過唐代或以前引用《神仙傳》有關這位仙人而作「黃初平」的文獻，但他仍然通作「皇初平」，其中一定有原因。我疑心大概他認為這位仙人的姓

7 作「黃」的如唐徐堅（659—729）等著的《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宋陳葆光（1154年前後生存）的《三洞羣仙錄》（《道藏》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涵芬樓影印，1924—1926）；明洪應明（約1596年前後生存）的《消搖墟經》（《道藏》本）；明何鏗輯，清王謨增刊的《（增訂）漢魏叢書》本《神仙傳》；清馬佩忘等校輯，高基參訂的《龍威秘書》本《神仙傳》（清乾隆59年（1794）石門馬氏大西山房藏本，世德堂重刊）；清林星章主修，黃培芳、曾釗總纂的《新會縣志》（序道光21年（1841），出版地不詳）；《筆記小說大觀》四編本《神仙傳》（台北：新興書局影印，1974）；現人曹聚仁著的《山水、思想、人物》（香港：開源書店，1956）；新會修志會編的《新會圭峯名勝古蹟和建設新貌》（1958，出版地不詳）；徐積書的《廣東名勝記》（香港：上海書局，1966）。作「皇」的如唐歐陽詢（557—641）的《藝文類聚》（汪紹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唐王松年的《仙苑編珠》（《道藏》本）；宋李昉（925—996）的《太平廣記》（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1970）；宋張君房（1019年前後生存）的《雲笈七籤》（《道藏》本）；宋倪守約（1289年前後生存）編的《金華赤松山志》（《道藏》本）；宋方鳳（1240—1321）撰的《金華游錄》（《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937）；元趙道一（十三世紀時人）編的《歷代真仙體道通鑑》（《道藏》本）；明王懋德等修纂的《金華府志》（序明成化十六年（1480））；吳湘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台北：學生書局影印本，1965）；《明刊本夷門廣輿》《神仙傳》（王雲五主編，《宋元明善本叢書十種》，據明萬曆刊本影印，台北：商務印書館，1969）；清鄧鍾玉等纂修的《金華縣志》（光緒二十年（1894）修，台北成文出版社據1934年金震東石印局鉛字重印本影印，1970）；現人蕭天石主編的《道藏精華》本《神仙傳》（台北：自由出版社，1980）；現人錢文選（1874—？）著的《金華北山游記》（見《士青全集》，1939）。

8 如清粘曾筠總裁，沈翼機等總修的《浙江通志》。在「赤松山」條下引《萬曆金華府志》說：「……臥羊山，即黃初平（原注：「黃」一作「皇」）叱石成羊處。」《浙江通志》（乾隆初成書；上海：商務印書館據光緒25年（1899）浙江書局重刊本影印，1934），卷十七，「山川」九，頁522。

9 如元趙道一《歷代真仙體道通鑑》（《道藏》本，冊140）。全傳本用「皇」，但到了結尾卻用「黃」。結尾說：「一云茶陵雲陽山黃初平號赤松子，治南嶽之陽，即此地，有松高萬丈。」見卷五，頁1上一頁2上。按：黃初平為茶陽雲陽山人，僅此一見，趙道一亦不加任何按語，想他亦不外姑存一說而已。「皇」而作「黃」或許為手民之誤，也或許另有一個籍貫為茶陵雲陽山的黃初平，但苦於缺乏材料，未能作進一步的探究。明王懋德等修纂的《金華府志》也是「皇」「黃」兼用的，如卷廿二「晉皇初平」條用「皇」，見頁24下；卷廿四「赤松觀」條則用「黃」，見頁5上。

10 如日人諸橋轍次編的《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59），總頁13583；又如林尹、高明主編的《中文大辭典》（台北：中國文化學院，1968），總頁16983。

11 本文所用的《金華赤松山志》為《道藏》本，冊331。此外，有《續金華叢書》本（現人胡宗楨輯；台北：藝文印書館據1924年永德胡氏夢選慶刊本影印，1979）。

氏應作「皇」才是對的。另外一位宋末元初人方鳳（1240—1321）撰的《金華游錄》也有不少處提到這位仙人，都通作「皇初平」。既然是游錄，多屬是親見親聞的記錄，錯誤的可能性自然較少，那麼，我們是否據此可以推測本作「皇初平」的可能性較大呢？現人錢文選（1874—？）撰的《金華北山游記》¹²亦是作「皇初平」的。不過，縱使推測正確，後來又是甚麼原因變作「黃初平」呢？也有人持相反的論調，認為作「皇初平」是錯誤的，應作「黃初平」才對。清代孔廣陶（十九世紀時人）校注《北堂書鈔》時便持這個看法。他說：「今案《龍威秘書》本《神仙傳》卷二及陳本皆有刪節微異處。陳本『黃』更誤『皇』。」¹³可惜孔氏並無說出原因，更不消說提出證據了。究竟本應作「黃初平」抑或「皇初平」呢？至今我仍未找到足夠的證據去支持任何一方面的說法。

根據《金華赤松山志》皇初平生於晉成帝咸和三年，¹⁴即公元328年，卒年則未有提及。

《神仙傳》和《自述》都提到赤松子。《神仙傳》說：「初平改字為赤松子」；《自述》說：「因隱於赤松山，故號曰赤松仙子，與前張良從遊之赤松子有異也。」大概因為黃初平仰慕古時的赤松子，所以「改字為赤松子」。《金華赤松山志》亦指出這一點，說：「《神仙傳》曰：『二君得道之後，大君號魯班，小君亦號赤松子。』此蓋二君不眩名驚世，故詭姓遁身，以求不顯，此乃祖述赤松子稱黃石公之遺意也。」¹⁵查赤松子的傳說最早見於漢代劉向（公元前77—6）編的《列仙傳》：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帝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¹⁶

至於《金華赤松山志》說皇初平入金華山石室修煉和皇初起得以尋覓初平實由於「赤松子幻相而引之」¹⁷自然是荒誕之談，絕不可信。

又赤松子既然是上古時代仙人，漢代的張良（？—前189）也當然不可以「從遊」了。不過，當我們翻閱道書中有關張良的文字，確實有關於他們兩人的關係的記載，如宋代陳葆光（1154年前後生存）編的《三洞羣仙錄》引《列仙傳》說：

12 《金華北山游記》，見錢氏《士青全集》，第五集，「游記」，卷四。此《游記》提到皇初平的地方不多，只說：「同人住宿金華觀。樓上有佛像二尊：（一）為秦初安期生，（二）為晉代皇初平。皆有歷史可考。安在本觀修道登真，皇在北山叱石成羊，道號赤松子，相傳亦係在本觀羽化。設位供奉，以示紀念勝跡之意。」見頁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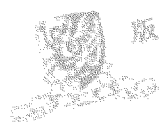
13 《北堂書鈔》，卷一六〇，頁17下（總頁409）。

14 《金華赤松山志》，頁1上。

15 全上，頁2上。

16 《列仙傳》（《道藏》本，冊一三八），卷上，頁1上。

17 《金華赤松山志》，頁1上—1下。



張良，字子房，佐漢高祖。功成乃曰：「余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¹⁸

其他道書，如元代張天雨(1277—1348)的《玄品錄》、趙道一(十三世紀時人)的《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都有相若的記載，¹⁹只是它們沒有注明是出於《列仙傳》而已。我認為所謂「欲從赤松子游」不過是張良心境嚮往的描寫，並不是說他真實的跟隨赤松子學道。說得明白一點，是說張良要學古時的赤松子一樣，放棄人間事，歸隱山林，學道修仙。所以《玄品錄》和《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在「……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之後跟着便說：「乃學道，欲輕舉」。²⁰它們都沒有說張良學道於赤松子。編撰《自述》的人說「張良從遊之赤松子」大概是誤解了古書所記的意思。

《神仙傳》提到「初起改字為魯班」，使我們想起了歷史上有名的巧匠魯班。黃初起是晉人(如果真是歷史人物的話)，而巧匠魯班是春秋時代的人，他們之間自然沒有關係，更當然不是同一個人了。春秋巧匠魯班本名公輸班，因為是魯國人，故稱為魯班。班，亦作般。按《孟子·離婁》朱熹《注》說：「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²¹又按唐張鷟(660?—740?)《朝野僉載》說：「魯般者，肅州敦煌人，莫詳年代，巧侷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為木鳶以窺宋城。」²²據此，魯般與公輸般當為兩人。無論如何，亦當與別字為魯班的黃初起毫無關係。

《神仙傳》說黃初起、初平兄弟「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松脂、茯苓能使人長壽至五百歲而有童子之色，究竟它們是甚麼東西呢？原來兩者都是藥物，有延年益壽之功。據宋人寇宗奭(1116年前後在世)編《圖經衍義本草》說：「松脂，……久服輕身，不老延年。」²³又說：「茯苓，……久服，安魂養神，不飢延年。」²⁴這兩種藥物大概是可以使人延年的，但是否可以延年

18 《三洞羣仙錄》(《道藏》本，冊九九二)，卷一，頁6上—6下。按：今《道藏》本《列仙傳》並無張良的傳記，而《列仙傳》內《赤松子》一傳亦無提到他與張良有任何關係，見內文所引可知。

19 見《玄品錄》(《道藏》本，冊五五八)，卷一，頁12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道藏》本，冊一四一)，卷十一，頁9下。

20 全上。

21 見《四書集注》(上海：國學整理社，1947)，《孟子》，卷四，「離婁章句上」，頁95。

22 此條見唐段成式(約803—863)《酉陽雜俎》引。(北京：中華書局，1981)，續集，卷四，「貶誤」，頁233。《朝野僉載》原六卷，內無此條，現人趙守儼點校時從《酉陽雜俎》輯出，收入《補輯》。見《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53。

23 《圖經衍義本草》(《道藏》本，冊五四三)，卷二十，頁7下。

24 全上，頁26上。

至五百歲而仍有童子之色就值得懷疑了。我相信所謂「至五百歲」只是個虛數，不外是說長壽而已。歷來編寫神仙傳記的人都喜歡誇大其辭的，如說彭祖八百餘歲，²⁵張三丰歷元、明、清三代而仍生存且有活動。²⁶這些都是神化之辭，是不足信的。

至於《神仙傳》和《自述》所強調的黃初平「叱石成羊」的故事就更加荒誕不經了。無生命的石頭如何能夠變為有生命的羊隻呢？

據上引《神仙傳》知黃初平是丹溪人。但據明代的《金華府志》記載和清初的《浙江通志》所引的《神仙傳》卻說他是蘭溪人。²⁷丹溪遠在今四川省，²⁸似與活動於今浙江省金華地區的黃初平拉不上合理的關係。故此我懷疑作丹溪是錯誤的。蘭溪在今浙江省金華縣西北，距金華山不遠（金華山在縣北二十里）。說黃初平生於蘭溪而活動於附近的金華山是較為合理和易於接受的。由於黃初平的修道事蹟及「叱石成羊」和長生不老的傳說，以致金華縣一帶的人崇祀他也是很自然的。但何以後來他卻成為香港人所熱中於崇祀的對象呢？對這位神仙的崇祀如何和何時從浙江擴展南下至香港呢？或者說得實在一點，如何和何時跟香港扯上關係呢？其中情況一定是有迹可尋的。現在就讓我們來探討這一點。首先我們不必急於追尋黃初平與香港的關係，先看看他如何和何時與廣東發生關係，因為這關係從廣東發展到香港是順理成章的。清代編修的《新會縣志》有這樣的一條記載：

叱石巖……石多如羊，舊呼羊石坑。明大司寇黃公輔取黃初平叱石成羊之義易今名。²⁹

25 《列仙傳》記載：「彭祖者，殷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卷上，頁8下。

26 張三丰是元明之際的大道士，活動時期約由元延祐年間(1314—1320)到明永樂十五年(1417)。可是有些記載卻說他在清代道光年間(1821—1850)還生存。關於張三丰的研究可參看拙文「The Cult of Chang San-feng」,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Vol. XVII, Nos. 1 & 2, pp. 10—53; 「張三丰與明帝」,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中文大學, 1983)卷十四, 頁109—124; 「清代道教西派命名、活動及道統考」,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中文大學, 1981), 卷十二, 頁195—217。又可參看 Anna Seidel, "A Taoist Immortal of the Ming Dynasty: Chang San-feng", i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ed. Wm. Theodore de Ba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 pp. 483—531。至於張三丰的著作問題的討論, 可參看拙著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ang San-feng Ch'üan-Chi*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ang San-feng*)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 1982)

27 明王懋德等修纂《金華府志》, 卷二二, 頁24下; 清嵇曾筠總裁、沈翼機等總修《浙江通志》, 卷二〇〇, 「仙釋」3, 頁3437。

28 臧勵蘇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說：「丹溪縣, 唐置, 尋廢。故治在今四川綦江縣東南。」(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31;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 1979), 頁109。

29 清林星章主修、黃培芳、曾釗總纂《新會縣志》, 卷二, 頁18上—18下。

黃公輔為萬曆時代（1573—1620）的進士，³⁰可見最遲到明代中晚期間黃初平的傳說已傳至廣東。黃公輔有《初登叱石巖詩》，說：

一派青山儼畫圖，山名羊石舊相呼。初平仙去誰還叱，居士今來趣更殊。
地僻秦人鞭不到，巖幽黃老靜傳符。世途久厭浮塵惡，願與山靈借一區。³¹

據此又可見黃公輔對黃初平如何的敬仰了。為甚麼黃公輔易「羊石坑」為「叱石巖」呢？《新會縣志》指出的「石多如羊」，合眼前景物自然是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我認為是「叱石成羊」是黃家故事，為了褒揚黃家的奇異事蹟，所以便借用這個故事了。黃公輔除《叱石巖詩》外，還有《詠叱石八景詩》，都是詠叱石和它的周圍景緻的。³²當地熟知黃初平的「異蹟」的人自然不止黃公輔一個，如何士燠亦熟知此事，他有《遙望叱石巖詩》，也提到黃初平「叱石成羊」的傳說：

昔人已起羣羊去，此地空留叱石巖。羊去無妨雲繞繞，巖留誰聽燕喃喃。
風前烟景香蘭杜，天外嵐光映竹杉。笑我塵踪曾未涉，山靈一望一垂饑。³³

首句「昔人已起羣羊去」的「昔人」當然是指黃初平了。

除叱石巖外，新會有叱石寺。寺在叱石巖上。寺中為佛堂，佛堂對面客廳中懸有一對木聯。聯云：

崖上紀宋，叱石思明；空嗟華夏淪夷，兩代興亡懸百里！
白祖談禪，黃公報國；恰有名山志勝，並傳儒釋各千秋！³⁴

30 《新會縣志》有黃公輔的傳記，現節錄於此：「黃公輔，字振璽，杜阮村人，進士印之元孫。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知福建浦城縣，薄斂省刑，民甚德之。晉南京山西道御史，多所建白。……劾權璫魏忠賢、李實，言甚激切，留中不報，旋削奪回籍。崇禎改元，璫敗，起湖廣參議，分巡湖北，轉江西副使，……晉參政，分守寶慶。因入賀上疏，言流賊猖獗，勢將燎原，征討宜急等事，上嘉納，賜宴優渥。越二年，兼備兵，鎮長沙。值賊犯城，公輔設伏，擒斬千餘始定。未幾，復回寶慶，臨藍賊萬餘逼城，督兵逆擊，搗其巢，擒賊首，斬之，餘黨悉平。上功加俸二級。……推都御史，撫治偏沅，以病辭歸。十六年（1643）起太僕卿，轉南左通政刑部侍郎，晉兵部尚書，皆不拜。鼎革後避地新寧，卒年八十四。或曰與將軍王興同死於文村，骸骨不歸。」卷九，頁14上—14下。《新會縣志》又載錄了他的一篇文章，結尾說：「生為明孤臣，死為明故臣，輔志決矣！辱命使諭確歸順以自贖，未敢聞命。……『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公教我矣。」卷九，頁16上。可見公輔實為明代一忠烈之士。

31 見《新會縣志》，卷二，頁18下。

32 這「八景詩」為：一、「天然石室」，二、「谷里泉琴」，三、「峭壁凌漢」，四、「岩際平台」，五、「松岡月露」，六、「清澗浮翠」，七、「花徑遊絲」，八、「嵐巖樵歌」。見新會修志會編《新會圭峯名勝古蹟和建設新貌》，頁14—15。

33 全注31。何士燠為明末人，生平事蹟見《縣志》，卷九，頁30下—31上，「何士琨」條。

34 見《新會圭峯名勝古蹟和建設新貌》，頁18。

上聯「叱石思明」就說到叱石巖與黃公輔的關係，因為叱石巖的命名是始自明代的黃公輔的，而黃公輔是因抵抗清兵入侵而捐軀的。³⁵下聯的「黃公報國」便伸述了這一點。我相信由叱石巖想到黃公輔，再由黃公輔想到黃初平，或由叱石巖想到黃初平，再由黃初平想到黃公輔是頗為自然的事。我更相信由於叱石巖的命名和存在而使到黃初平的「叱石成羊」和與他有關的其他傳說在新會，甚至廣東其他地區，廣泛地流行起來是極有可能的。

據香港齋色園董事會編纂的《齋色園年記》（1921—1981）說：

自一九一五年，西樵普慶祖壇梁仁菴道長（道號傳道），偕同梁鈞轉道長，接奉黃大仙師寶像莅港，梁氏喬梓會同道侶，……開壇闡教，安奉黃大仙師……³⁶

西樵屬廣東南海縣，³⁷位於新會縣叱石之北。由此可知黃初平的傳說在廣東不止流行於新會，至少亦流行於南海，否則南海西樵的梁氏亦不會設普慶祖壇供奉這位大仙了。我疑心以前在中國沿海地區往往有一些崇祀黃大仙的活動的。³⁸

根據上引《齋色園年記》的記載，黃大仙的崇祀在本世紀初便從廣東南傳至香港了。《齋色園年記》繼續說：

但僅及二年，因燬於火而停辦，梁仁菴道長，亦返西樵祖壇，不擬復來，惟祖壇同人之在港經商者，崇敬仙師之靈顯，必欲恢復壇務，於是由……諸君聯名函請再來，重理舊業，梁仁菴道長乃毅然返駕，……虔奉仙師，重開壇，顏曰「金華別洞」。……至一九二一年（辛酉）四月蒙仙師乩示，命梁仁菴、馮萼聯二人往九龍城相地建殿，得蒲崗竹園附近一山，靈秀獨鍾，乃請示仙師，乩示此乃鳳翼吉地，適合開壇闡教，乃於其地經營草創，安奉仙師寶像，顏曰：「赤松仙館」，以為道侶供奉潛修靜室，此乃本園創辦之經始，……。³⁹

可見到了1916或1917年黃大仙的崇拜始在香港生根，至1921年纔有固定的壇場供奉黃大仙。及至1925年得「呂祖仙師乩書『赤松黃仙祠』」五字，乃不用「赤松仙館」之名。⁴⁰自始之後，「赤松黃仙祠」或「赤松黃大仙祠」一名一直沿用至今。

35 參注30。

36 見《齋色園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1。

37 現在南海縣及新會、中山等數縣均屬佛山地區。佛山市則在西樵之東北。

38 如江蘇省的寶山縣就有黃大仙廟。《寶山縣續志》記載：「黃大仙廟，在沈家灣，光緒二十八年尼淨哉募建。」（民國張允高等纂修，1921；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5），卷五，「寺觀」，頁21下。

39 全注36。

40 《齋色園年記》，見《齋色園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2。

自1921年到五十年代初期黃大仙祠未便正式開放，主要是尚未向香港政府申請註冊，若開放任人參拜，實與香港法例相違。可是在外圍參拜者，卻川流不息，香火甚盛。一九五六年政府批准黃大仙祠開放，任人遊覽參拜。⁴¹至於該祠從1921年到81年這六十年內的發展過程，可詳見《齋色園年記》一文，⁴²於此不加贅述。值得一提的是黃大仙祠內的黃大仙畫像。畫像中黃大仙盤膝坐在蒲團上，頭載道冠，身穿道袍，右手執杖，左手除中指外，其餘手指微屈。身旁有松樹一株，仙鶴數隻棲於其上，更襯以瑞雲白日。地上畫山羊四五，石塊兩三。⁴³畫面雖然簡單，但已將「赤松黃大仙」及「叱石成羊」的意念在濃厚的道教氣氛中很具體的表現出來。坊間所見的黃大仙畫像大致相同，所異者是在於右手執塵拂，而不是手杖；左手的大拇指及食指豎起，作「八」字形，其餘三指屈曲。⁴⁴據說豎起作「八」字形的兩隻手指表示八月，屈曲的三指表示廿三日。八月廿三日正是黃大仙的寶誕。

香港人拜祀黃大仙是很普遍的。⁴⁵除我們在這裏談及的在港無人不知的赤松黃仙祠

41 《齋色園年記》說：「一九五六年，……由總理獻議，邀請東華三院合作，凡入園士女，納費一角，多惠者聽，全數撥充三院學校經費，請求政府批准許予開放，……經五個月時間，內外斡旋，卒獲成功。仙師寶誕前二日，即八月廿一日，三院主席……偕首總理……親臨本園大殿，在鐘鼓齊鳴下，與本園代表……簽署合約，並聲明三院對本園之一切主權及法益，絕對尊重，而本園亦於是日正式開放，任人人園遊覽參拜，……」見《齋色園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4—35。

42 見《齋色園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1—42。

43 此畫像又刊載於《齋色園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題為「威靈感應黃赤松大仙寶像」。

44 Jonathan Chamberlain 撰 *Chinese Gods* 一書所載者就是坊間常見的黃大仙畫像。見該書 (Long Island Publishers, Hong Kong, 1983), pp. 111 對頁。

45 這完全是因為它「靈驗」所致。J. Chamberlain 的 *Chinese Gods* 便有這樣的記載：“The efficacy of Wong Tai Sin is such that almost everybody I have met has some story. I am told that he is prayed to for racing tips and that he cured a man who had been languishing in hospital for three months and whose ailment had been undiagnosed by western specialists. Another man always went to pray at this temple at the New Year. One Year he decided not to bother. The subsequent ill luck that dogged him ensured that he did not omit his duties again.”, p.161。黃大仙的「靈驗」是往往通過他的簽的「靈驗」表現出來的。黃大仙簽，現時最流行最易得到的，共有一百枝，在坊間就可以買到《古本注解黃大仙靈簽》（香港：范園監製，出版年缺）一類的簽書。至於黃大仙簽始於何時實在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可惜沒有足夠資料去考證。不過，我相信最遲到梁氏父子從南海西樵奉黃大仙寶像來港時，即本世紀初已存在了。我認爲它們是梁氏父子傳到香港來的，亦甚有可能是他們製造出來的。最近，這一百枝黃大仙簽已被翻譯成英文出版，見 Francis Sham tr., S. T. Cheung ed., *Predictions of Wong Tai Sin* (Board of Directors, 1983—1984, 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Hong Kong, 1984)。在香港，對黃大仙的崇拜又透過學校教育方式得到更廣泛的傳播。齋色園轄下的數間中小學校及幼稚園（共有學位七千）就希望它們的學生對這位黃大仙有若干認識。學校方面編了一套名為《三教經訓》的教科書，裏面的「緒言」就是「赤松黃大仙師自述」。

外，不少廟宇、道壇都供奉黃大仙。就距離赤松黃仙祠不遠的地方有一所名為元清閣的道堂，便設置一間黃大仙祠，⁴⁶又港島筲箕灣譚公廟內亦供奉黃大仙。⁴⁷黃大仙的畫像（有畫在玻璃上的，有印刷的）或塑像在坊間都很容易買到。可以說，在售賣神仙畫像的店舖裏，基本上都可以買到黃大仙畫像。⁴⁸這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示拜祀黃大仙的流行情況。我有不少親戚、朋友，他們雖不一定在家中供奉黃大仙，但卻每年至少一次到赤松黃仙祠禮拜一番。我家（主要是父親）從五十年代起就一直供奉黃大仙、拜祀黃大仙。

供奉黃大仙的熱誠隨着香港人移民海外而擴展到外國去。據報章刊載，美國紐約在去年（1983年）已建成黃大仙祠，且於十二月四日開光。紐約的黃大仙祠和香港的一樣，也有董事會，專責管理和經營該祠。據負責人說，「該祠自開光以來，每日均吸引大批華僑前來參拜，週日（筆者按：「日」字可能本作「末」字）則達到千餘人次，鄰近各州有不少善信更包下專車前來，除華僑外，不少美國人亦被吸引前來參觀，把該祠視為旅遊項目之一，部分更上香，參拜求籤，滿足好奇心。」⁴⁹從這件事情我們或許可以推測在外國，尤其是美國，不少傳統思想較深的華僑（從香港移民的）在家中可能會供奉黃大仙。只消想他們既然那麼熱心到黃大仙祠參拜，在家中供奉黃大仙應該是有可能的事吧。

實際上，對黃大仙的崇拜很早——也許早在晉代已經開始了。宋代張君房（1019年前後生存）編的《雲笈七籤》關於黃大仙（即書中的皇初平）有這樣的記載：

……〔皇〕初起於是便捨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逢，……其後服此藥仙者其有數千人。⁵⁰

46 元清閣的黃大仙祠在赤松黃仙祠西數里外之山坡上，大概有三十年的歷史，祠內的神壇有「黃大仙肖像」，與一般所見的黃大仙畫像不同。這所祠的資料是由Professor Graeme Lang提供的。Professor Graeme Lang是加拿大Memorial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今年（1984）春季到香港來作研究。恰巧，他的研究計劃也是黃大仙。他知道我正在撰寫有關黃大仙的文章，所以特地到香港大學來找我。雖然我們研究的對象無異，但是重點和方法卻有不同。他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黃大仙，而我是側重考證黃大仙的歷史和有關的問題。他最高興的是，我為他提供了黃大仙的原始材料——晉代葛洪的《神仙傳》。今年八月接到了他和Lars Ragvald研究有關黃大仙一文的初稿：“Upward Mobility of a Refugee God: Hong Kong's Wong Tai Sin”，在註釋裏也提到我的研究。

47 鄧海超等編的《香港島區之華人廟宇》（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3）亦有記載。見頁173。

48 舊色園內赤松黃大仙祠旁邊的小店、攤檔，便最多黃大仙畫像出售，款式頗多，價錢亦便宜。至於黃大仙的陶器塑像也可以在一些陶瓷商店，甚至國貨公司買得到。

49 見香港《東方日報》，1983年12月19日。關於紐約黃大仙祠的消息，亦可參看《香港周刊》，1983年12月；《城市周刊》，1983年12月。

50 《雲笈七籤》（《道藏》本，冊699），卷一〇九，頁3下—4上。

文中所提及的「方」自然是指那不老可成仙之藥方。黃大仙既然自己可以修煉到「不老」的地步，又能夠以「不老」，甚至「成仙」之術教人，加上他的「叱石成羊」的不尋常的「事蹟」，人們對他產生崇拜的心理，甚至崇拜的行為，相信是大有可能的。故此倪守約在《金華赤松山志》就這樣說：

二君（按：指皇初起、初平兄弟）既仙，同邦之人相與謀，而置棲神之所，遂建赤松宮，偕其師赤松子而奉事焉，召學其道者而主之。自晉而後，香火綿滋，道士常盈百，敬奉之心未有涯也。⁵¹

倪守約是宋末元初的人，從《金華赤松山志》的記載，可知自晉至元代對黃大仙的崇拜一直未有停止。（當然，元代以後也繼續着。）

引文中所提到的赤松宮，即後來的寶積觀。由赤松宮改名為寶積觀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事。⁵²寶積觀在宋代是由朝廷委派道士管理的，⁵³而朝廷所降的御書及石刻並誥勅等都奉安於觀中的宸翰堂。⁵⁴寶積觀歷代都有修建，據《金華縣志》，舊宮殿庭宇為江南道宮之冠，後吳越錢武肅王重修。後燬於火，明成化十四年（1478）道紀、余永福復建。又明萬曆十二年（1584）知縣汪可受重建。⁵⁵可見歷代人仕是多麼重視寶積觀，又是多麼熱心崇拜黃大仙了。宋人范浚（1102—1151）有《遊赤松觀詩》，說：

靈祠丹井餘真跡，祠下老松深百尺，仙子騎鯨去不歸，癡人猶問山中石。⁵⁶

又陳叔裸有《寶積觀詩》，說：

斷涯千尺削芙蓉，望裏樓臺十二重。蠟屐破雲羊不起，瑤笙歸路鶴無踪。
橋如圯上思黃石，仙始人間見赤松。莫訝塵寰留信宿，還應辟穀此相從。⁵⁷

51 《金華赤松山志》，頁2下。

52 《金華赤松山志》記：「寶積觀，即赤松宮。……真廟大中祥符元年始改今額。」，頁10上。

53 《金華赤松山志》有如下的記載：「董先生名惟滋，……隱居赤松，……時貴以先生名薦之於神廟。……賜度牒，為赤松黃冠師。……及哲廟元祐間（1086—1094）乃丐歸家山。上嘉之，復勅頒寶積觀事。」又記：「黃先生名彥達，……遇至人授以秘術，……至紹興間（1131—1162）主觀事，凡三十餘載。」，頁13上—13下。從這兩段記載可以得到證明。

54 可證之於《金華赤松山志》，頁10下。

55 《金華縣志》，卷五，「建置」，頁15下。《浙江通志》也有相同的記載，惟「萬曆十二年」作「萬曆十年」（1582），見卷二二二，「寺觀」七，頁3972。

56 見《浙江通志》，全上。此詩又見於《金華赤松山志》，然文字略異，現鈔錄如下以資比較：「靈祠千古餘真跡，祠下老松高百尺，僊子騎鯨去不歸，幾回借問山中石。」，頁11上。

57 見《浙江通志》，全上。

二詩雖然是詠赤松觀（即寶積觀）但都是直接或間接地提及黃大仙的。⁵⁸

至於宋代皇帝對黃大仙崇拜的熱誠最能表現於制誥文字裏。現在將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的《二皇君誥》及理宗景定三年（1262）的《加封誥》鈔錄如下以見個中情況：

《二皇君誥》

勅黃老之學，雖以虛無為主，澹泊為宗，而原其用心，實以善利愛人為本。初起真君、初平真君，爾生晉代，隱於金華，叱石起羊，以為得道之驗；汲井愈疾，益廣救人之功。巋然仙宮，赫爾廟貌，一方所恃，千載若存。東陽之民，合辭以請，其按仙品，崇以美名，緬想靈旂，鑒吾褒典。

初起真君可特封冲應真人

初平真君可特封養素真人

《加封誥》

勅至真之妙，昉於莊老之論；神仙之事，盛於秦漢以來。然超乎冥漠之無形，而邈若昭彰之有驗。第一位冲應真人，第二位養素真人，惟爾兄弟，流芳史書，石叱而能起；成形丹存，而尚留遺燄。駕霧騰雲，則若恍若惚；祈晴祈雨，則隨感隨通。至今寶積之祠，起敬金華之地，宜加徽號，以稱真風。

第一位冲應真人可特封冲應淨感真人

第二位養素真人可特封養素淨正真人⁵⁹

因為黃大仙兄弟的奇異傳說廣泛流行，上聞於朝廷，連皇帝也不得不對他們敬仰崇拜起來了。如《金華赤松山志》就記載宋紹興間（1131—1162）降香祈福於二皇君煉丹之處——煉丹山；⁶⁰《洞天福地志》記載嘉熙間（1237—1240）祈嗣告盟於皇氏學道的金華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⁶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般人民因此對黃大仙的崇拜自然更加深且廣了。也因為這個緣故，有關黃大仙的傳說也愈來愈神奇了。如《金華赤松山志》就記載了以下的一個傳說：

58 范浚詩提到的「丹井」就是黃初起、初平兄弟之煉丹之井，而「靈祠」就是赤松山上赤松宮（即寶積觀）東的二皇君祠。可參《金華赤松山志》，頁9上下及頁11上的記載；亦可參看《浙江通志》，卷二三二，「寺觀」七，頁3972。陳叔禿詩說的「羊不起」的背景自然是黃初平的「叱石成羊」的故事；「赤松」也極有可能是指黃初平，因為初平改字為「赤松子」（見《神仙傳》），而不是漢代張良欲從遊之赤松子。令我相信陳詩說的「赤松」是黃初平而不是別人的原因，是因為他詠的是寶積觀，而寶積觀正是人們為黃初平及其兄黃初起而興建的奉祀之所。

59 見《金華赤松山志》，頁17上—18上。

60 《金華赤松山志》，頁6上。

61 見《金華赤松山志》引，頁4下。唐杜光庭（850—933）有《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簡稱《洞天福地記》，《道藏》本，冊331）內有「三十六洞天」一節，說：「金華山金華洞元洞天，五十里，在婺州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頁8下，但並無嘉熙間祈嗣告盟於金華洞天的記載。

聖石山，在臥羊山左宮之南，其山相對，隔溪皆田也。向有十數巨石在田中，其廣數圍，妨碍耕作，乃禱於二皇君，次曉則石已飛過山傍，衆嘆神異，指爲聖石。二皇君差仙官主之。⁶²

又轉錄了《遺丹記》裏的一個傳說：

二皇君煉丹成道而上昇，丹竈故基與井俱存。遺丹在山，變現不常，或大或小，或近或遠，人多目擊，不可數舉。丹山遇夜及昏，或陰晦，或煙雨，必霏霏如日出光。豈非遺丹之洞煥歟！今略摭一二言之。守山道士吳奉師常畜白雞伺曉，一日聞雞驚鳴，舉首視之，乃啄一物，微似彈丸，有五彩光，即以合格之，亟招同袍作禮。及偕來，啟合，丹已去矣。又守山道士沈應符至，更初見窗外光彩閃爍，遂開戶視之，有物大如雞子，其光漸遠，又即前，其光愈遠。復歸戶，其光照窻如初。殊不知山神訶護，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⁶³

方鳳的《金華游錄》又有下面的一個傳說：

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目眚，寓觀中（按：指寶積觀），嘗憩茲石（按：指遇仙石），遇二仙（按：即初起、初平兄弟），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祝曰：「後十八年，當相見彬州。」及唐登第，授彬教，有二道士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眼語乎？」既而邀之，不知所適，方知爲二仙云。⁶⁴

諸如此類的傳說記載頗多，不能盡錄。這些傳說，荒誕不經，不足爲信，絕大多數是對黃大仙極度崇拜下的產物，其餘則只是昧於自然現象的變化所致。不過，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崇拜黃大仙的熱烈程度了。

大概是基於對黃大仙敬仰和崇拜的心理，以往不少修道之士都選擇金華赤松山爲修道之所。《金華赤松山志》便記載了若干比較著名的人物。⁶⁵例如唐代的赤松黃冠師舒道紀，《山志》說他「日夕瞻仰二皇君之祠，若意交神會」，⁶⁶且曾有詩曰：

松老赤松源，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
雙鶴冲天去，羣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此山田。⁶⁷

62 《金華赤松山志》，頁7下。

63 全上，頁3上—3下。

64 《金華游錄》，頁1—2。

65 他們爲：唐代的舒道紀，宋代的董惟滋、黃彥達，盛曠、周大川、吳養浩和朱知常。見《金華赤松山志》，頁12下—16下。

66 見《金華赤松山志》，頁13上。

67 全上。

其對黃大仙兄弟敬仰崇拜之情溢於言表。至於其他人物，雖然並無說明他們如何嚮往黃大仙，但他們既然選擇黃大仙得道之處為其修道的地方，其中在若干程度上一定與崇敬黃大仙有關，否則，天下洞天有數十處之多，他們何不選擇其他地方去修道呢？

又由於黃大仙學道「成仙」於金華赤松山，故此金華赤松山一帶有不少有關黃大仙的聖地和他的遺跡或被說成是黃大仙的聖地和遺跡。這些聖地和遺跡不單成為歷來學道者必敬禮之物，也是旅遊者熱愛參觀的地方，同時亦是文人雅士歌頌吟詠的對象。除上文談到的赤松宮（即寶積觀）和聖石山外，還有不少。現在把主要的臚列於後以見梗概：

- 金華洞天：與赤松山相接，傳說是黃大仙得道游止之地。
- 優游洞：去赤松宮十里，傳說是黃氏兄弟校籍之所。
- 煉丹山：去赤松宮五里，傳說是黃氏兄弟煉丹之所。
- 臥羊山：與赤松宮相對，傳說是黃大仙叱石成羊之地。
- 大質山：在赤松宮之東一里而近，傳說是黃氏兄弟飛舉之地，俗呼為墮墜山。
- 小桃源：在赤松宮之側，傳說是黃氏兄弟三元八節邀集羣仙校籍之所。
- 丹井：在煉丹山左隅，傳說是黃氏兄弟得道將欲飛舉前埋所奉事之石老君處。
- 清水潭：在赤松宮之右，傳說昔旁有大石羊，黃大仙恐為凡人所得，故驅之入潭中而不可見。⁶⁸

這些聖地和遺跡是否真果與黃大仙有關，我們無從詳究。不過，我們大概可以說它們背後那些荒誕的故事卻是無法令我們接受的。然而，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些荒誕的故事和所謂聖地、遺跡，正表示着黃大仙這個人物和有關於他的傳說是如何的深入民間了。

人們為了尊敬崇祀黃大仙，為他興建了不少宮觀祠廟。廣東、香港所設的供奉之所，上文已談過了，這裏只談談崇祀黃大仙的大本營——金華赤松山。除上文提到的赤松宮（寶積觀）外，還有金華觀（原係赤松下觀）、二皇君祠、太清殿、聖石僊宮祠和丹山仙宮祠。⁶⁹當地的人民便在這些宮觀祠廟裏大事進行崇祀黃大仙的活動，直接或間接地推廣了黃大仙的傳說。

黃大仙學道「成仙」的超俗行徑和「叱石成羊」的美麗傳說，已足吸引歷代詩人雅士對他歌頌詠歎；加上歷來廣大民衆對他的深切信仰和狂熱崇拜，更令到這些文人為他

68 這些聖地和遺跡都見於《金華赤松山志》的記載，見頁4上—10上。

69 見《金華赤松山志》，頁10下、11上—11下。關於聖石僊官祠及丹山仙官祠，《山志》有如下的記載：「聖石僊官祠，在聖石灣左，守掌聖石。按《譚記》云，此石乃金寶所化，能現光彩，故二皇君令仙官主之。丹山仙官祠，在丹山上雲巢菴之側，每遇丹光吐納，必由于茲。民有禱祈，動無不應。凡有登丹山而不加敬者，必有彰報之驗，而俾降信道之心。」丹山即煉丹山，亦即是二皇君煉丹的地方。

大書特書了。自從晉代葛洪開始，記載黃大仙事蹟或傳說的文字代代有之，而歌詠黃大仙的詩篇亦與時俱增。記載的文字主要是對黃大仙作客觀的敘述；歌詠的詩篇則是對他的嚮往、敬仰或崇拜的主觀描寫。故此，後者更能反映出人們崇敬黃大仙的心態。為此，我在這裏將一些直接歌詠黃大仙的詩篇鈔錄於後：

唐陳子昂（661—702）《春日登金華觀詩》

白玉仙臺古，丹邱別望遙。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煙霄。
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還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⁷⁰

唐曹唐（約867年前後生存）《皇初平入金華山詩》

莫道真游烟景賒，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鶴樹春長在，洞口人間日易斜。
一水暗迴間繞澗，五雲長往不還家。白羊成隊難收拾，喫盡溪邊巨勝花。⁷¹

宋蘇東坡（1036—1101）《臥羊山詩》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曰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傍。
挾冊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⁷²

宋三十代天師張虛靖（1105年前後生存）《詠金華山詩》

家在白雲中，約住赤松子，揭來此山遊，
龍虎鎮相似，金華莫外求，黃芽已如此。⁷³

宋韓元吉（1118—？）《羊石詩》

自笑金華老使君，兩仙常約度層雲。駕車尚有雙抵在，縱入山中白石羣。⁷⁴

宋葛惟肖《丹井詩》

長山一區井，地志箋其名。在昔牧羊童，是日皇初平。
煉厥紫河車，吸此太陰精。鉛男沈玉洞，汞女隱金城。
刀圭下其烟，體中有餘清。一旦控鶴飛，不與此井併。
石竇納紅泉，漱出萬古情。暮雨侵薜苔，秋風實茯苓。
虎跑不知坎，龍湫無乃腥。我來沾寒漿，卷葉代銀瓶。
仰而吸流霞，俯而釣漢英。何當拂塵袵，廬此千丈屏。

70 《金華縣志》，卷五，「建置」，頁16上。

71 《浙江通志》，卷十七，「山川」九，頁523。

72 《金華赤松山志》，頁6下—7上。

73 全上，頁5下—6上。

74 全注70，頁24上。

力爨九年藥，敵飲無暫停。殆可轡神龍，謁帝入蓬瀛。⁷⁵

宋鄭士懿（1235年進士）《臥羊山詩》

見羊疑是已叱石，見石翻疑未叱羊。非石非羊何所見，這些意思難商量。⁷⁶

元吳景奎（1292—1355）《赤松山詩》

雙鶴沖天去不回，五雲繚繞散花臺。山中若見皇初起，為問留侯幾度來。⁷⁷

明戴良（1317—1383）《遊赤松山詩》

早發東郭門，晚憩北山址。乍離城市喧，益羨邱壑美。
舍車涉嘔嶽，停策玩清泚。游目蒼厓巔，放情白雲裏。
攀林感落英，涉澗悲逝水。冀憑栖遁踪，往遇冥寂士。
忽見山阿人，彷彿平與起。何當乘素烟，相與嚼丹蕊。
牧羊事已乖，煉石情徒止。長揖謝荒祠，永媿爾兄弟。⁷⁸

透過這些及文中所引的其他詩篇我們大概可以窺見昔人，尤其是文人，是如何的敬仰崇拜黃大仙了。現代學者趙樸初先生寫過一首詠黃大仙的詩，現鈔錄如下以饗讀者：

昔聞叱起山頭石，今日欣看石作龍，萬古海天添勝蹟，九龍翔舞九龍中。⁷⁹

此外，還有不少詩篇間接地涉及到黃大仙的，⁸⁰只因對本文考證沒有多大作用，故此略而不提了。

75 全上，頁23下。有關此詩的作者《縣志》作「宋梁葛國惟肖」。《金華赤松山志》亦有記載此詩之一部分，說：「梁國葛惟肖乃稚川耳孫，有詩紀之，曰：……」，頁9上一下。綜合二書之材料，可知此詩之作者名葛惟肖，字國，晉葛洪之後，宋代人，梁大概是其本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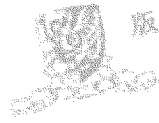
76 《金華赤松山志》，頁7上。

77 《浙江通志》，卷十七，「山川」九，頁522。

78 全上。

79 《齋色園年記》說：「一九八一年六月九龍壁及華表龍柱，由汕頭運到。又九龍壁背後蒙北京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題詩一首及書「九龍壁」三個大字。由朱炎記鑿字，並安裝於擴建花苑上下池中央，供善信遊客觀賞。」見《齋色園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42。《年記》所說的「題詩一首」就是這一首詩，只要到黃大仙祠一遊就可以看見。這詩實寫於1980年，因為趙樸初題「庚申仲夏」，而庚申年正是1980年。

80 如梁沈約（441—513）的《煉丹山詩》（見《金華赤松山志》，頁6上）；宋唐堯封（約1162—1164前後生存）的《丹灶詩》（見《金華縣志》，卷五，「建置」，頁23下）；方鳳的《叙金華勝游》（見《金華游錄》，頁7）；王埜（1220年進士）的《優游洞詩》（見《金華赤松山志》，頁5上）；元吳師道（1283—1344）的《游金華觀詩》（見《金華縣志》，卷五，「建置」，頁16上）；葉審言（1272—1346）的《赤松山詩》及《煉丹山詩》（全見《浙江通志》，卷十七，「山川」九，頁522）。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f Huang Ta-hsien (The Great Immortal Huang)

(A Summary)

S. H. Wong

The Great Immortal Huang is called Huang Ch'u-p'ing 黃初平 (or 皇初平, 328-?). He was born in Lan Ch'i 蘭溪 District of Chekiang Province in the Eastern Chin dynasty (317-420). The earliest extant biographical account of him can be found in Ko Hung's 葛洪 (288-343) *Shen-hsien Ch'uan* 神仙傳 written in the fourth century. He is said to have lived as a hermit for most of his life in Mount Chin Hua 金華山 near Lan Ch'i.

Legends about this immortal were known in Kuangtung Province towards the mid-Ming dynasty (1368-1644), i.e. the sixteenth century. Evidence from various sources indicates that as from the Ming dynasty Huang Ta-hsien was one of the many popular gods worshipped in many places in the coastal provinces, including Kuangtung and Kiangsu. But it was onl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a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came to know of this god and started to worship him. Nowadays this god is so popular in Hong Kong that there is hardly anyone to whom the name of Huang Ta-hsien is totally unknown. It has become a habit for many Hong Kong residents to visit the temple honouring this god during major Chinese festivals. He has even become an object of worship overseas. A temple was built for him by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York in 1983.

The worship of the Great Immortal Huang started as early as in the Eastern Chin dynasty, immediately after his death. Enthusiastic worshippers cam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y included emperors, intellectuals and common people. Temples and altars were specially built for him. Legends about this god have been gradually accumulated, multiplied and no doubt exaggerat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Many people in ancient times liked to choose Mount Red Pine 赤松山 in Chin Hua to cultivate the *tao* 道, probably because Mount Red Pine was the place where the immortal Huang Ta-hsien acquired *tao* and achieved immortality.

Taoist devotees regarded as sacred all places the immortal had visited and every object he had used during his life time. Such places and objects have become the themes for poets since the Period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420-589). Poems on this immortal can be found in local histories and records of travels written by well-known writer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